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明　劍南張　岱著

張岳翁萬達列傳 附王邦直

張岳惠安人正德八年舉福建鄉試第一嘗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成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門讀易人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授官爲行人司行人　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近臣輪直起居視醫

藥庶呼吸相通可備意外不報 車駕南巡與同官

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死者十七人 上命不死者與

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嘉靖改元盡還 武廟

諫官岳得復職陞右司副僉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

郎轉祠祭郎丁母憂服闋補北禮部主客郎時 世

宗方定大禘禮張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寔之岳曰

德祖而上 太祖所不能詳也 上除大禘禮可祭

非其祖哉但當題其主曰皇初祖庶於禮協 上從

之璁器岳欲授以館職辭不受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十一年入賀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璁遂落職爲廣
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以病告假御史笑曰是常
兩爲提學易屈膝哉故徼之使看南海縣遣防夫持
牌促之見岳不遜杖防夫防夫碎御史牌以復御史
將草疏奏聞同官請岳謝岳曰吾無於御史何謝也
同官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
便稱罪御史重矣子天提舉防夫得侵之謂天子輕

耶御史聞乃追還勑既陞廉州知府會安南篡臣莫登庸弒主自立朝廷遣使勘狀岳言於督府曰莫氏篡殺事不必勘使者往倘受擐詞歸其辱在我師不得不出從兵連無已也請留使者毋進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無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令納地貶號伏闕獻圖籍乃不褻國體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具進取方畧且告以前語伯溫許之於是登庸偵知來輸

情於岳惟命是從其部落恐見欺曰有張太守在何
恐時岳已遷爲浙江提學副使伯溫奏乞還廣東專
守欽廉督廣使其孫福海叩闕獻地奏上罷安南爲
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嘉
靖二十年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
江西士大夫言江西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
才能獨思困民一錢如針刺體相言治生掾使司議
貴於廣信七縣〻借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枷耶縣

百金足矣　上賜相嵩第命官治之岳費予千金皆
相顧嫌少則益五百兩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
下雖奉　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奐
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嵩反佯為謝岳所善友
人密告岳稍大其眼界岳曰寒骨稜稜死時止需馬
革一張他何知也三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兩廣
故餽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遺權貴檄州縣吏
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持一物入門內諸土官有

功當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旬
逃罰功其明年封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大破平之
擢閣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
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明年征賀連平之召入爲
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川貴苗龍許保
吳黑苗作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推岳以原官總督
湖廣川貴軍務岳聞命即行既至勸兵進勦而諸苗
跳唐林箐不可即得踰年貴州苗出破印江思石阡

黔中大震　上切責岳〻上表謝罪召勵諸將自督石邦憲沈希儀分道而進倫斬功多獨龍許保吳黑苗負固如故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常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間共奪一城總督逮矣思州城小而賈易入也遂合兵突入執太守李允簡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世蕃言萬張岳宜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錫張經歐陽必

進侍郎張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儕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貫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所恨以論臣陷則於法不同嵩不聽經又言曰陷與搶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即去此搶城也搶城而廣時有之而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星入執之而隨縱之死病

死悖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府印在故謂與陷城
異嵩意少觧張經貽岳書曰公生死縣嚴氏手旦夕
吳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生不與宰相錢
死乎後竟得不還止奪一官戴罪任事亡何和憲大
敗賊擒馘許保目贖惟黑苗尚在而冉玄思州之謀
露岳上玄罪并及其挾金行賄事或曰公不爲嚴氏
譌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譌也疏入世蕃愈
恨敘功內召迄不允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

在公不內從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少年時張相屢招不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而已乃督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就擒湖廣巡撫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相嵩岳盡貯之辰州府庫謂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它毋毫髮動報至聶豹時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岳階言嵩忌力終不得岳平生守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其中身尚書即不能曰

事寧相兒無内徙意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守巡兵備

視斂閲其衣床褥帷皆枝梧綻裂駭曰張公簡朴若

此明年叙功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謚襄憲徐

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三十年邊臣不入一錢而

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所著有聖學正傳持程朱

説與陽明新學忤嘗渡江與陽明辯難三日不合陽

明曰子亦一時豪強可畏也無柰墨守耳歸遂著異

書

翁萬達其先蔚人徙揭揚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鞭之不少貸　世宗欲征安南篡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軍擢萬達征南副使萬達說都御史蔡經曰詔討莫登庸孫軍深入猝難得志間登庸又大言中朝不能正土官之罪又安問彼今思祥州土舍李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徭皆先後負固登庸若約爲

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綬從其言曰維公行之萬達定計盡平諸土舍然後出師南入境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者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歸因說登庸納款罷兵而安南卒服是為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司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荊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遂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令毋殺降殺降者抵死愛卹降胡授以衣食於是降者皆來告虜情德爲間萬達平時分邊關爲內外二險當秋防併內外關爲一令毋分備而力始全又修邊墻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倣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銕捧雷飛母子大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墻內使虜不得風雨至　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大擁衆入鐵裹

門萬達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　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芻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邊勾虜者奏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故復蔭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議萬達上議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黄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　成祖身在行間三犁虜庭虜既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黄河衛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

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遂淪鹵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鹵亦未取〻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甸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舍卒未復關壁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豈賢豪畧於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鹵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孳蓄蕃遂讐之人家成業久矣

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執與昔時奔
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閒諜罕
至虜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
不可必知大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
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不可知之塞以外我
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徧野一
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
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期尚艱餉導倘失全軍危

吳抑我刻日有期裹糧有數而虜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茹俑時閲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持耶我有數萬衆出塞虜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虜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即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母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於刀刃怵于死生尚每每怯退

令軀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苦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從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蒐秋狩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誠虜強則虜能逸矣兵家勝負轉盻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

議論烽起焉能待之即三舉三勝盡可得志南敗而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搗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南亦不來侵覬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搗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人境勝固間關敗處陷沒又　城諸邊我之近土南人原不為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為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救虎易奪虎子

難奪虎子易奪虎穴難居誠恐布置未定爭穴之虎至矣我遣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自内輸遣又自遣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及於禍其明年春闖將冦宣府萬達念大同總兵周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禦闖　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闖滴水崖俱戰死闖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闖已入據險與叅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冑即

数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遣西風大起曳柴車揚塵霧回塞虜披營來走趙國忠等分道追擊大敗之　上已偵知萬達渠虜狀捷聞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虜犯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虜薄都城　上大怒兵部尚書丁汝夔等棄市吏部尚書夏邦謨特趣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燕城以四十日至而　上心懸虜猶遲之時時舉問嵩嵩順　上旨譖以觀望萬

達至　上責其背君欺慢瘝職別用時通易昌平三州各設文武大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經略紫荆關三十年當考察以終制自陳　上責萬達不奮忠効令革職閑住萬達疏謝疏中有一人字失提頭爲不敬復斥爲民居二年尚書趙錦以諂附咸寧侯謫戍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隆慶初追謚襄敏

石匱書曰張岳翁萬達皆具八面才堪任本兵之選

而皆受抑嚴嵩俺予俺奪皆不得竟其用亦叩馬書生所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也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乃岳則崛強一世決不與權相一文錢嚴氏父子饞齒穿齦而卒不能致之於死則其冰霜勁節亦凜凜乎不可犯矣用以鎖鑰北門非其劍氣之肅哉

附王邦直

王邦直磁州人父潯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騈脅有神

力人稱王千觔弱冠補州學生試高等食餼非其好
也及學騎射窮韜畧有終軍請纓之志日擐甲令左
右奉弓矢劍盾侍其父其父見而異之父之邦直自
府谷歸里道遇虜騎發一矢不中虜中石〻為之沕
虜取矢視如杠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
頗急詔舉才勇兵科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朝命詣
大同贊畫翁萬達萬達與語甚懽國士遇之邦直亦
願以肝膽相歸再踰年諜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

同恭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覘視塞外抵鶺鴒谷闖山上虜數十騎往來和直覺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虜百餘葬焉和直語鳳曰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總將軍功奇矣可勿追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土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騎列兩大翼而陣和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虜酋虜憤合圍七重戰三日夜和直斬虜千餘級會大雨雪天食俱盡和直潰圍而出簡義兵止數十人和直歎曰

吾與汝等初來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衆寡不敵損折殆盡鳳既亡吾歸何面目耶策馬復入虜營力竭被害虜環耶直屍相視嚙指噴噴翼日引退我軍與以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被耶直殺傷亡算自此虜數年不敢入犯耶直死翁萬達奏而祭耶直文賻婦其喪奏官其子立祠祀之

石暦書曰王耶直其今之李廣乎李廣身爲驍騎尚以數奇不得一當單于而耶直以區區子衿頻不爲

世所物色而倖之然欲目見長以立功異域不亦迂而且誕耶漢文帝有言曰惜乎李廣生不遇時使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楊博譚綸列傳

楊博蒲州人父瞻爲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盩厔知縣調長安爲政有廉幹聲盩厔有劇盜憚博督士兵掘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爲扶風知縣父子並著惠政博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轉郎

中　世宗幸承天起故大學士翟鑾視師九邊鑾薦博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鑾綜所賚少欲拒不見番譯博曰夷情卞懥不予必變莫若而詰其緩逆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逕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奪如此則賞不待溢鑾從其計諸番震懾因徹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至遼東登撫順城覩建州海西二部落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貴而貢

使父不至察其故爲海西兀允住所閉遏乃告鑾是
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柰何惜小費自徹亭防請以
柔遠深意嚴諭諸驛給應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
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撫鎮禽斬以絕禍
源鑾從其計諸夷畏服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　上
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亡何鹵從大同左衛入犯朔
州蹂躪諸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鹵退
聞博草備後十事請尚書攢上之瓚曰鹵退矣虜寧

是其夕　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奏後計璫取博
草上之　上大喜有張璫夏邀恩職之褒而戶部後
二日始上尚書李如圭竟失　上意以免是時　世
宗以廟懲責本兵璫倚博如左右手　上亦知博所
爲一夕羽書至　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召之
時璫墨好貨而博布袍疏食門絕私謁居曹十二年
例當擢京堂官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東提學副
使吏部尚書許讚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斷奚虞不

遼傅謝爲知己居一年擢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
巡撫甘肅　上謂熟輔大臣曰前職方郎也而是時
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博時〻規正之鸞罵曾
銑所劾逮繫獄中鸞上書訐銑并及博　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訐博不已　上詔左右曰楊博好官鸞
何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
勲擊鹵八里河灘已與諸將再擊鹵鎮羌永昌山丹
鎮番等處斬獲甚多先是哈密夷人牙木蘭得罪於

土魯番酋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遣牙木蘭於湖廣安插其衆於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剌約束之額曰城山城堡永建聽其暫附郊關以居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孫日滋強勁與軍民相角傳檄副使王儀葺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耕贊具召諭諸番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五百里約以朔望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以斬

鹵從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丁毋憂服闋即家
召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
復命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
謂薊遼切近京師惟擁護幾甸防衛諸陵爲大禦滷
之機敢戰不如慎守要以兵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
八月西夷把都兒東夷打来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
餘萬騎會於小興州句廟兒目三岔口古城川并虎
頭山連營百餘里謀犯古北鹵尋由黑霧山而南戍

刻抵孛河車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慱飛發尖夜二人出哨固叅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適副使秦甲而馳與迯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於古北召諸將畫地守連營待戰持大器者夾岸軍益昌帥諸將往来馳援軍皆附墻立乙丑寅刻鹵自虎頭山大舉薄潮河川關下突攻龍王谷叅將楊照游擊官疾擊之卯迄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什九慱立出金錢労軍促故游擊棠帥師五百人

前助則稍退尋攻韃垛子副總兵賀業疾擊之又適當
則稍退尋攻沙嶺兒藍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南大
挫轉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屢轉迎擊之遂退
傳更檄藍昌發家丁千人援南所不攻地遂夾夜攜
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南自相蹂躪剌砍達旦時
南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　上震恐問南振於相
嵩曰數下會傳奏至　上喜趣遂南丙寅南分為三
道攻龍王谷沙嶺兒韃垛子諸處谷萬餘騎恭將照

副總兵業游擊官力禦之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部酋遏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游擊言添將淵各率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墻一虜已及雉言部將張馬斬其脘則皆墜虜射馬貫顱我軍被傷者六十餘人延綏游擊璘帥所部馳至殺虜數百打來孫遣部酋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昃矢蝟集璘若言手及臂衆殊死戰殪把戶塞若里孫二酋南號哭鈎屍馱去戍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游擊守

督中軍時中等堵擊游擊碧蔡將府以陝邊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人畜各飽望外今者墻高臺密人狠弓強大非昔比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瑠若府揮刀親搏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去仍逕虎頭山將向白馬山大水谷傳探虜動靜檄寧夏游擊經固原游擊堂提督卿嚴備以待仍選尖夜持火砲潛入各營覺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捋馬疲皆狼狽哭歸是役也

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古北垣上每跨鞍
擐甲冑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間憑墻血戰虜百
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虜旦夕如庚戌警報日數十
至 上時發廠衛邏較及親信中使分詣緣塞詗諸
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虜轉戰狀會大同巡撫都
御史王忬奏亦至 上大喜諭嵩曰得如博者數人
無廢兵政矣已巳即軍中宣諭賜博益昌嘉會業照
璘大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論者謂中興武

功第一傳上疏歸　上功稱五畧以贊　上〻大喜
陞傳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户
尋兼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
失利復來寇馬蘭谷博帥諸將兵奮擊大敗之捷聞
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博到部杜絶相嵩
子世蕃不得撓兵政嵩父子不悦居一年丁父憂又
二年虜寇大同圍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
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决　上復召博爲

兵部尚書以往愽不能辭墨縗蒞事上疏懇曰 皇
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戮此虜用攄國憤 上嘉答之
虜諜愽出關即夕悉衆出塞去愽陳善後事宜并經
略大同凡疏一二十上 上悉覩焉裁決不下部議
虜去遠愽又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於防禦
乃緊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於是築牛心等堡
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濠二道各長三
十里攔馬墻六十四道凡六十日功報竣 上嘉愽

功大速完降敕奬勵加太子太保閣前有哼素者故
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墻博計禽之因分銳兵擊
擊多所斬獲閣從帳遠遁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
長城約費二十萬金請内帑者十一　上覽疏謂輔
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五十萬用大不
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閣入薊鎮
督臣被收逮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既入關調度諸將
畫區分守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絶炮火

之雖遠邇獨應近塞虜衆走報諸酋諸酋皆驚終歲
不敢近塞　上特旨召傅還部加少保蔭父子恨之
屢譖之　上前頼　上知傅讒不得行一品考績賜
羊酒鈔定加柱國勲四十一年鹵復大舉寇薊報甚
亟　上曰自傅入朕恒憂邊今秋必擾命早蒙邊之
傅申飭邊塞使命絡繹而副總督其者殊場鹵乃東
逃遼陽傅拊几曰鹵氣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
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徼是假之道也今兹罷矣日夜

十餘繳赵之旋南已潰墻子嶺入关南薄近圻火光燭大内傳夜宿部中前後條上二十餘疏南尋引去是時嵩已先得罪歸傳再入本兵九八年壽南壽優心力焦劳南北報功奏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為伐四十二年两考再蔭一子疏辭　上不許曰茲用酬功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傳未幾　上崩穆宗踐祚傳首請録忠諫舉遺佚奏叙平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遝

陟太騤政多苛且請漸爲久任法並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傅在位久左右倖倖皆不便時時語傅於上傅歷辭蔭許之又明年以覆蜀都御史龎尚鵬有旨詰責傅請告去廷臣交章奏留不報已而左右譖傅者皆得罪　上知傅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部尚書兼理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防禦薊遼爲急傅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濟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

薊鎮以實畿輔尋解歸　神宗嗣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加少師廕一子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抵家一年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傅謚襄毅博豊頤偉貌音吐洪暢每談九邊扼塞險要兵馬錢糧數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疊疊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日四鼓興危坐待漏祈寒暑雨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子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爲錦衣都指揮使俊士亦舉進士

諱綸宜黄人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粹南職方倭薄南京綸募壯士五百人逐之當事者指目綸爲知兵是時台之僊居黄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懊懦遂補綸爲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旬日三捷就遷浙江巡海副使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土著倍餼餉憒器械厲威信必誅賞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會督府勤汪直黨於舟山兵相拒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怠

擊潰之未幾犯桃渚綸急走桃渚已又殺海門俾者登城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道殲之陞參政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胡宗憲爲最居亡何廣賊流刼江西時綸方丁艱家食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已終制倭陷興化府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戚繼光持賊渚林一鼓盡殲之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觧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

清漳浦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聞中衆不下二
三千人皆誅滅適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
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
則冦已平度川廣介移施州衛設隆昌縣於隆橋驛
逷蠻所出没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爲龍安府
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銀
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两廣尋召還明年
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輦囿京師莫若謹備薊鎮

於是修濠塹創數臺造戰車馬銃佛郎機諸具甚設
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閒用浙兵
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旗幟無不屈
勝受引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營
綸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劇相戒不敢犯居二
年陞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
戎政是冬予告又明年再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
時三鎮貢市峻北鹵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

平遼左征王杲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廕子二品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服各一襲亡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間綸亦始終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援轄鈐劈畫運量若玩弄夷虜股掌上其志慮忠勤即圍徼靖謐常若大敵肘足殫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躍為士伍先不得晏處常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為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來擊無畫地自攣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

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歷幾銷兩

無大舉綸少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蔽使自奉增損

海鹽幽調儷之和平號四平腔者至今優人皆用之

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謚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

子錦衣百戶

石匱書曰古之冢宰職司銓選天下人才無不在其

夾袋之中故其用人也如位置家物古之司馬職任

疆場九邊要害無不在其掌握之中故其備邊也如

防護家門楊博譚綸之久任本兵區畫兵事洞悉機宜故其經濟勳猷亦表表可見豈如我烈皇帝召對平臺問冢宰以官職問司馬以兵額皆默默如丙吉之不屑置對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如吾楊譚两尚書者謂非中興之名佐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明　劍南張　岱著

嚴嵩列傳　附子世蕃　趙文華　鄢懋卿

嚴嵩江西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廨舍生嵩藩司奇之齎醪糈錢布以贈嵩長目疎瘦如削踈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十年始出掌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

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嵩覩羸
鶉衣遂不復眄接至是投刺見講鈞禮遂出巨測漫
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
也、以公嚮厥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又
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資
淺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
及嵩者疏辯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
論糺輔臣桂萼復及嵩嵩奏辯復得留遷左侍郎尋

進南京吏部尚書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值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踰歲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嵩復私於言蹤得之始謬爲恭謹以迎合上意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辯之強給事中胡汝琳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己勿得強辯嵩

懼益爲恭謹而其子世蕃繇廕叙授都督府幕已恣
行諸曹居間有所納賄矣時 上入諫臣言欲祀獻
皇帝於明堂配 上帝嵩與廷臣議皆難之 上不悅
嵩惶恐盡變前說所以條舊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
曰睿宗祔武廟上嵩奏卿雲見 上悅受羣臣賀嵩
爲卿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
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賚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
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南北給

事御史以大奈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　上皆勉
留之嵩奏辯中有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目旁
而身觀望禍福乃為浮計　上摘其語稱之御史謝
瑜復論嵩強辯請斥之不聽嵩恚甚因員外郎衛元
確復命歸逐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限市恩
俱坐謫復奈其郎中熊過等謫遷方欲以伺張且快
意而公論益歸之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
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柚謀襲爵永壽

王庶子惟燻與嫡長懷㙺爭國封嵩俱納重賄乞斥嵩以戒貪墨言擬旨下臺劾嵩急歸誠於　上上憫之弗罪也還警告迫　上每以咨嵩既條對平平耳上必爲之激賞歎以風止言者既而嵩頻戛言斥之愈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頗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汚奸不當干大位不聽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其子世蕃鑒

賄助焰寔跡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　上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印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許其請託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持擬旨用貪酷例黜之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錄語指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中外愈側目嵩矣是時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俱入閣同預機務然不獲入直廬

制嵩事敗獨斷不復相閣同謝有後言嵩乃上言臣毋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於郭勛同列以致主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欵示學同僚且見言妬也報聞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　上徹覺嵩横而許攢老罷張璧死乃詔起夏言〻至盡復言官復倨嵩上　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啣嵩則頗斥逐其黨與

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嵩乃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　上使其馳驛往還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言尋以復河套失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構誅死嵩遂特相上益安之乃加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嵩父子橫甚而刑部

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所爲代溫旨器之仇鸞始由嵩入約結爲父子既挾寵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反凌壓嵩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聽鸞以是益恨其所以詆諆嵩備至　上爲心動宣召亦稀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詗伺鸞鸞亦爲倘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操捉鸞竟墮炳阱中及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怵

鸞之義子逃之南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廣東道御史王宗茂疏其貪贖數十事〻皆有實 上為之鐫宗茂二秩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嵩十大罪五姦 上摘其中有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嵩以十五載考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閲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嵩辭 上諭以畫誠贊玄實為忠肯往〻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

倭大亂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趙
文華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
上獨然之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
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區處長策所使即文華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竊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寳
亡筭總督張經自恃位高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
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間於 上上怒文華伺得
旨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

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行五千金賄世蕃
世蕃與嵩謀欲爲　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款經之
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文華自浙歸復命上問
倭事何時息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
而文華行珍寶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
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
公貴也嵩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蹴加太子
太保倭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

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為不逞懼而使文華自以贊師請　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寇首徐海等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嵩等皆賜金幣文華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寔受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拱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遂嵩不之救　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傾江南庫藏為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宗憲皆索之富人世家長魁巧纖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

以爲諱其所欲彝尊罍之屬或發塚剽攻他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每以萬壽節加嵩燕食尚書俸仍免廷謝旬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詔入把還錫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廷榜之謫緬保安嵩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竄名妖人閻浩獄斬鍊并戍死其子天下聞而痛之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糜餉縱虜重賄納楷相率爲蒙蔽致

右衛危困　上以問嵩〻曲為順指掩覆　上不聽
趣捕順楷下錦衣獄時来謂嵩可勝也至上疏極論
嵩世蕃罪惡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言之前輔臣
徐階觸嵩忌百方阻其進階毋為人語時政輒歎息
稍聞於嵩至是以時来翀皆階所取士傳策又其鄉
人嵩奏三人同日構臣必有使之者　上乃下詔獄
令究主使而時〻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
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甚時来等既下獄考掠篣

五毒竟無言第曰　高廟神靈救臣耳都督炳心膂
階以是坐𨺗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徙獄上各發識
炯瘁衡所嵩益恨階并及炳其後順指逮至詔獄嵩
復為寬鮮順僅坐戍指摘外當是時　上坐深宮中
歎以威福遂攝連帥大臣時〻有所逮訊若阮鶚吳
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不盡信之間一
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
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極詈之而微婉解

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微露若與彼親
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為之
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險吏部兵部與
文選職方郎號為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
許論郎萬寀方祥為尤著上以嵩直舍隘別撤小
殿材營室於側多蒔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庫中金
百為製什器朝夕割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
三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令支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

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
之中堂曰有德樓曰寶翰嵩故有嵩第在宜春分宜
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廠壯麗分輦金寶以實之猶
不足而檄世蕃之羅取益甚朸望太子裕景二王
並居外郎外論洶洶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
以危釣奇乃具疏請建帝立儲　上惡之嵩乃擬旨
命御史即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多樹敵恐嵩
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困而更樹乃

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　上曰
忽諭部禮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
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
儀　上景王卒之國世蕃謀益鮮尋嵩夫人歐陽氏
卒世蕃方戀權不欲歸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
於　上謂老耄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共養如故世
蕃險悍慓猾能揣合　上意　上宮中閱某書中使
必報世蕃知之世蕃亦即檢某書繙閱以備清問

上偶以赫蹏書某事問嵩嵩無不條對精覈勅報美嵩以是心益伏世蕃而絕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決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衆與張蓋游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

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勳也虐之酒不潦倒不已性
尤強記於中外官職號曆險易亡不諳熟其責賄多
寡嘗髮不能歷　上頗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
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大朝殿工方急嵩以費煩請緩
上問階階為規畫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　上
大悅宮既成所以褒權階至學嵩僅加祿百石不能
數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及嵩即及嵩亦不過齋詞

事而已嵩故與　階卻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
人羅拜之舉觴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
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詩幸　上上故
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
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
所答具如旨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
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
階尚書傳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

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極之答曰上真極之則益用之者久咎故弗極也既思之權留以屬　上既答報道行露其意於御史鄒應龍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十餘條上以名捕世蕃及異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瀆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

及其子鵠皆坐戍煙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
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
又次之吏部郎始以三千金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元
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咲之世蕃迫則
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詞藍道行陰事下
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引徐階
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
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専

析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勒階等必賛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敵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震嵩且復用父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鍾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揖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矣初伊庶人之為王也以殘暴屢見糺臺使者行十萬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好謂曰所言金十

萬則無之僅得半耳又半賞請以二萬金償罔盡以
上所賜金有鉚識者予之既去聞於郡曰有江盜叔
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捕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
捕下獄論死而世蕃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恐
金多為盜窺乃召募使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擎刀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
為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然輒封以與
嵩〻怒而卻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

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會前有賀萬壽表得報且當
見憐同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　上不許巡江御
史林潤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
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即委林
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
擬誅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即棄之市謂嵩畏子
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
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

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綫

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成嵩家鄢懋卿追其受寄

金錢重二十年不盡、當籍嵩時守巡官至嵩家點簡

嵩從旁視之歎曰、吾壹不知至此、籍時得帊一箱緣

四角而角綮螳螂金鉤皆恠不知所製久之知拳爲

夫人經祀襠用也有送黃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

其織籍如此、然潤所劾嵩材過當有司竟旁連其親

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父繫獄殊不知

上意欲救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士操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嵩在朝日食指數千隣僧見溝中泔漬恰其狼戾積數年累數囷焉後嵩死世蕃誅子孫不能舉火隣僧飯之至數年不盡其子孫謝之僧曰是若家厨瀋中物也謝我何有

石匱書曰毒而虎而噉可言也毒而蝟不可言矣毒而飈尤不可言矣人主聽其言方如掏耳如飲蜜不知其毒已攻心不復可救此嵩父子之肆其毒於人主而二十年嘉靖之天下儳焉如不終日也雖然嘉靖之天下猶金甌無缺而嵩父子噂嗒齮齕盡餘其幾是猶一蠱而口其首尾而口自嚙盡其身而始死則嵩父子非毒而蝟毒而飈者蓋毒而蛇者也自齧之耳又誰怨哉

附趙文華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劉伯耀何遷胡
如林句啓常張而袁應樞唐汝楫王材

趙文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尋陞南京稽勲司主事改北刑部主事拜相嵩爲乾子躐陞通政使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爲勛陽巡撫文華不喜外補會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罷賂滋章亟宜罷斥以重臺憲文華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意在出臣

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爲右都御史僕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倖筭考今又以不得一品心怨望 上怒黜鏜并伯辰爲民文華留如故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 上方尊事上玄文華言合上意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神住文華負挾恣睢黷貨殃民稍立睚眦立摧仆之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繼經者周琉浙江巡撫李

天龍蘇松巡撫曹邦輔俱受其荼毒而經誅琉龍爲民天龍坐論死邦輔還而倭益猖獗文華知賊未易剿遂有歸志上言賊鮮請還闕許之見　上言南賊大都殲獨零賊未盡耳　上疑之數詰問嵩嵩爲支吾對時琉龍文華薦胡宗憲代而冢宰李默不用文華言而任用楊宜文華遂㕘奏宜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殲至今未殄坐皆撫不稱此由吏部尚書默恨宜劾遂其同鄉張經爲之報復且默部試選人策目引

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興晚節任匪人以至敗寓謗訕無人臣禮　上大怒逮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陞文華爲工部尚書再明年倭氣益熾　上復數諭嵩語文華以實情對嵩恐事露令文華再請視師　上復命之往而宗憲竟平倭冦文華歸仍爲工部尚書方士金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常服之是以壽　上問嵩嵩不知即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居何誣罔至此　上賜

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婦醉仆賜　上聞滋不懌是時已覺其江南狹黠狀正欲斥之會　上欲亟修燬殿以觀於述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趣辦遂命用籍心謂未盡辜乃杜道官無敢論者　上怒無所洩而文華子錫衣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上疏之日犯上所禁封遂革文華職削恩懌官遣戍之中外大快文華嗜酒病蠱、被斥後、偶捫腹五臓悉出死後嚴嵩敗御史鄭洛窮治嚴黨、奏劾大理寺卿萬寀刑部右侍郎

鄢懋卿太常寺少卿萬寀龍皆朋比奸贓不職得旨寀懋卿屢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住降寀龍爲四川僉事尋有詔嚴氏黨人工部右侍郎劉伯躍南刑部右侍郎何遷南右通政胡汝林南光祿寺少卿白啓常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副使袁應樞諭德唐汝楫南太常寺卿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嚴嵩之孫應樞嵩壻遷撫江西時掌歛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賍汝林雨貪肆不簡啓常居喪遷光祿入世蕃幕

中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驩笑汝揖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萬国得及第萬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内交通請托至是爲給事中趙灼沈淳陳紹所劾俱各治罪懋卿與文華並拜嵩爲乾子俱得寵幸懋卿獨攻繼每恣雎公卿閒以都御史出敷醝所經行而畿齊晋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主守令以下皆膝行蒲伏上食惟謹主以文錦被廁牀黄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其所乘輿幔以五彩法

錦衣民婦十二人畀之天下震動至是被劾謫戍還
方又進論其受害金殘家産籍沒殆盡
石匱書曰相嵩末年分宜令僕嵩私第諸奴行〻過
令前不爲意有嚴辛者何令叩頭不已令駭曰若何
爲爾辛曰我主盛極去禍不遠到臺前幸少寛撻楚
令爲欵息未幾嚴氏敗諸奴皆論死令憶其言特爲
寛釋辛固嚴氏奴也而文華楙卿輩亦何莫非嚴氏
奴也而辛能預料嵩敗若文華楙卿之深根固蒂視

氷山爲鐵山其識見又出此奴下矣